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抽屉

一封迟到了40年的信，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
继《一个人的好天气》之后又一部日本经典温情小说




抽

书

[日] 新堂冬树 著

濮芸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抽屉里的情书

[日] 新堂冬树 著

濮芸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6-2010年第192号

© 新堂冬树 20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抽屉里的情书/(日)新堂冬树著;濮芸译.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 2011.1

ISBN 978-7-5470-1240-6

I. ①抽… II. ①新… ②濮…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2580号

“HIKIDASHI NO NAKA NO LOVE LETTER” by Fuyuki Shindo

Copyright©2009 Fuyuki Shind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awade Shobo Shinsha, Publishers.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Kawade Shobo Shinsha, Publishers,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50mm × 213mm

字数: 200千字

印张: 8

出版时间: 2011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周莉莉

特约编辑: 杨慧娟

版式设计: 朱君君 张琳

封面设计: 朱君君

ISBN 978-7-5470-1240-6

定 价: 20.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23284627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 024-23284452

明明近在咫尺，却无法倾诉衷肠。

从今天开始，为您带来“抽屉里的情书”。

何不试着，将深藏在心中的这份感情，传递给那个最重要的人呢？

——新堂冬树

序 幕

午安，我是久保田真生。平日的工作是电台DJ。机缘巧合之下，得以有机会写这篇名为《恋爱战士》的连载，虽说都已经是连载到了第四回，却还是很担心自己是不是能写好。

不过无论是电台DJ也好，作者也好，都是向别人诉说内心想法的工作。所以我想就这样将心中浮现出的心情用自己最真挚的词句传递给各位，就算用词浅显也没关系。

从第一回的连载至今，都是那些类似自我介绍的内容。从这一篇开始，虽然很想说“差不多是时候围绕有关恋爱这一话题，深入探讨一下了”这样的话，可事实上，我自己却并不是什么有许多恋爱经验的恋爱达人，也有许多让人笑不出来的失败经历，给不了很有建设作用的意见。

只是单纯地因为电台DJ这个工作的关系，倾听过许多听众的恋爱烦恼。从单恋到失恋，以为无法实现却最终成真的恋情，无法传递的恋情，以及恋情背后那些因人而异的故事。

从纷至沓来的信笺邮件中分享了各种各样的恋爱故事，我想将这些感

触，以我的方式，传递给每一个人。

前来咨询的女性，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对于自己该怎么办充满疑惑的女人们，以及虽然明白该怎么做却苦于缺乏勇气去实行的女人们。

对于不知所措的听众可以为他们提供许多建议，比较困难的是那些缺乏勇气的听众，大抵是与我差不多年纪的适婚期女性居多。

所谓成人之间的恋爱，总是和许多与“恋爱”本身无关的事一起展开的。比如工作的情况，生活的习惯，偶尔又会陷入的不伦之恋，一旦涉及婚姻又会牵扯出双方父母的问题。长大成人，需要担心的烦恼就一股脑地摊在眼前，已经不是“跟着恋爱的感觉走”就能了事的任性年纪，也没有自信还会做出这种年少轻狂的傻事，只能选择流于世俗。渐渐地开始明白不能再将这段恋情继续下去，可又没有彻底分手的勇气。就这样牵扯不断导致越发糟糕的连锁反应。

而我，作为与各位一样的普通人，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也很明白这种恋爱的烦恼。就算心里清楚应该快刀斩乱麻，却也不过只是心里明白而已。

虽然无法提供更好的解决对策，但我却找到了某个有效的处理方法。

问题的核心，其实并不是恋人的身份或周遭的环境，问题其实出在当事人自身的心里。也许，试着将自己烦乱的思绪仔细地梳理一下，就能看见些许希望的光明。

这个有效的处理方法就是——写信。

写下那些对恋人的爱恋，对过去的回忆，对未来的预想。

写下喜欢的地方，讨厌的地方。



写下曾许下的海誓，缔下的山盟。

还有，质问自己的内心。

究竟想做什么？要怎么做？幸福对于你来说到底是什么？或许会发现真正应该做的事吧。

话不用说出口，用笔写在信纸上，就像是给某个人的“情书”一样。

如此这般，内心的不安也会随之不可思议、毫无理由地渐渐平复。

即使唇瓣的话语与笔尖的词句是相同的字符，可方式的不同，场所的区别，我想也会因此产生微妙的差异。两者所产生共鸣的部分各不相同，声音作用于肉体本身，而由文字所构筑的这封“情书”则是轻轻地滑入到内心深处那个尘封心门的邮筒中。不是吗？

正经历着无可奈何、急不可待的恋情的你。

试着将现在的心情坦率地写进这封“情书”里吧。我想它会意外地成为快速见效的方法。

当然，如果你愿意，能将它也投递到我的节目中吗？

我想和你一起因为恋爱而烦恼，将你无法传达的思念尽可能地大声说出来。

我也因为有幸写这篇连载的关系，产生了一种能将至今从未写过的“情书”传达到某个人身边的预感。

写文章这件事又不会给别人添麻烦（笑），立刻就能动笔的。那就在今晚，试着写封“情书”如何？

“我爱你。永远永远。”

能这样写下珍藏在心中的话语，这些心意，一定能传达到距离现在更遥远的、未来的你的身边。

“‘即使唇瓣的话语与笔尖的词句是相同的字符，可方式的不同，场所的区别，我想也会有着微妙的差异。’这样的句子相当出色，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呢。现在三校、四校都完成了，真是太感谢您了。啊，那下一篇的截稿日是在五一黄金周之前，赶得上吗？”

“嗯，没问题。”

涉谷站附近的咖啡店里，两位女性正探讨着面前的原稿。其中一位穿着针织上衣牛仔裤，短发隐隐看得出染过，显得英气而休闲，她手中的笔灵巧地转动着。

“……请问，河村小姐，读者的评价如何啊？”

坐在看起来相当干练的河村面前，这位穿着白色毛衣、外套红色夹衫的女子，微微露出些许紧张的神色询问道。

她那梳理妥帖的黑色短发，折射出彩虹一般的光芒。

虽然也已经是上了一些年纪了，但那认真注视着对方的表情，却又像是少女一般惹人怜爱。

“才连载到第二回，还没那么快能收到读者的反馈，不过在公司内的评价相当不错哦。说是文章本身也透着‘真生风格’。”

河村笑着，露出一口能去拍牙膏广告般漂亮的牙齿。

“那真是太好了。因为从来都没写过这类的东西，所以我很担心。”

真生露出了安心的表情。

“没问题的，而且你会去在意读者想法，还真不像是久保田真生呢。这种话要是被听众听到可是会失望的哟。这次的连载也是，请尽情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写吧。那么，黄金周有计划去什么地方玩么？”

“说起来，倒是想去泡泡久违的温泉呢，就是不知道现在预订是不是还来得及。”



“咦？难道是跟男朋友一起么？”

“这样不是很好嘛。河村小姐有什么安排么？”

“我的话还是找写作素材吧，没办法，怎么说也是刚调到这本杂志来第二年的新人。”

“啊，时间差不多了。”

河村猛然注意到了腕上手表的时间。

真生也看了下时间，下午五点半刚过，到这家咖啡店的时候不过三点四十分左右，已经讨论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了。

“总是麻烦你真是不好意思，我自己去编辑部也可以的……”

“没事儿，我也当作是出来透透气，那么在黄金周前，静候您的原稿。”

露出体贴笑容的河村拿起账单和Chloe手提包走向收银台。

“说话和写作果然是有着天壤之别啊……”

真生坐在椅子上伸了个腰，喝了一口已经冷掉的咖啡，轻叹了口气。

今年四月起，真生开始在杂志上进行短篇连载，标题是“恋爱战士”。于是，在以二十岁至二十五岁的女性作为消费群，隔周发行的杂志《HANA》上开始了这个春天的人气单元。

被节目中犀利地解决听众们烦恼的真生小姐所吸引，同样作为女性，总是从真生小姐的节目中得到启发！请务必也在《HANA》这本杂志上连载能带给读者力量的恋爱品文。

真生是一年前任职于J.WAVE广播局的节目主持人，而作为节目听众一员的河村，通过事务所向真生发来了稿件邀约函。

刚开始也犹豫过是不是拒绝会比较好，然而因为河村的热情，以及真生自己抱着一份想要扩大自己工作范围的心情，于是就答应了下来。

但初次尝试，总是伴随着许多波折。与做广播不同的是，必须在有限的字数内，讲述有关“恋爱”这个主题的故事，并且也没有听众投稿的故事可以使用。

从二月初第一次与河村碰头后的两个半月，在不计其数的商讨、反复修改后，最近似乎渐渐抓到了写作的要领。

“嗯，好难……”

挎包里的手机响了，是后藤大介打来的电话。

“真生，工作结束了么？”

“嗯，刚结束。你呢？”

“大概还要过一个多小时吧。”

“知道了，那我先去赤坂那家店等你。别太着急哦。Bye。”

挂断电话的真生，将手稿和手机放回挎包，走向了车站。

“抱歉，等很久了？”

“没关系，倒是你提早下班没关系吗？”

穿着西装喘着气的大介迟到了十分钟左右。后藤大介就职于丸之内的某家商社海外部，每个月至少需要到海外出差一次，工作相当繁忙。

特别是四月，大介的公司正处在刚上正轨的阶段，整个月他们几乎都没有怎么见过面。今天便是时隔三周的约会。

“没事没事。啊，不好意思，请给我中杯啤酒。”

向送来手巾的服务生点单后，大介笑着从包里取出一个信封，交给了真生。



“打开看看。”

真生有些摸不着头脑地打开了信封。是温泉的宣传册和车票。

“啊！预约到了？”

“嗯，硬是拜托了预约处的人，特别待遇哦。”

大介显得有些骄傲地说。

“谢谢……你请到假了？”

“那是当然啦。你还想跟别人一起去啊。五月一日到五日的五天四夜，地点在松本的温泉。久违的放松终于来了吧。”

“太好了。啊，那么接下来……”

真生的话，被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打断。翻开液晶屏盖一看，是妹妹美贵打来的。

“失陪下。”

真生歉意地笑笑，走出店门接听电话。

“喂，美贵么？怎么了？”

“啊，姐！突然给你打电话真是不好意思，现在方便说话么？”

“嗯。没关系。”

“那个，爸爸他病倒了。现在在医院……”

“啊？发生了什么事啊？”

真生的心中涌起一阵强烈的躁动。

“现在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今天本应该一起吃饭的，到了饭店爸爸却还没从工厂回来，去工厂找他的时候发现他倒在地上。虽然立刻叫了救护车送了医院，但意识却还没有清醒过来。”

美贵的声音，就像是随时都会哭出来一般颤抖着。

“……我了解了。我马上回来。”

真生目光涣散地说完后挂断了电话。

向大介说明情况之后，他提议要不要陪真生一起回去，然而真生拒绝了。为了准备回老家所需的东西，她大步流星地回到了住所。

其实，这四年间，真生一次都没有回去过。和妹妹美贵时不时地会见面，但和父亲孝正却连电话都没打过一通。

和大介交往已经一年半了，今年大介三十六岁，而真生也已经三十四岁了。最近，大介似乎总是在考虑将来的事，虽然有说过想要向真生的父亲打个招呼，但真生却迟迟没有将自己与父亲之间的状况告诉给大介。

在开往老家的电车上，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时的情景又一次浮现在真生的脑海中。

真生家经营着一家铸铁厂，从孝正的父亲，也就是真生的爷爷这一代开始，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了。

爷爷还健在的时候工厂有着十几个工作人员，但自从经济危机之后工厂的运营越来越困难，到了孝正这一代，就只剩下了担任总务和经理双职位的平田，以及婚后仍住在老家附近，时常来工厂帮忙的美贵两个人而已。

当时，真生好不容易才获得主持常规广播节目，但是持续了不足半年就草草完结，只剩下一些从事务所获得朗读、婚礼司仪之类的工作，心中充满了不安。当时相当担心自己的美贵提议真生要不要回老家休息一阵子，以此为契机，真生终于在时隔一年之久后回了老家。

——回来啦？爸爸，姐姐回家了哦！

美贵发现提着行李穿着外套呆站在工厂入口处的真生，便对着工厂深



处背对着两人默默制作螺丝的孝正说道。

然而，孝正只是默不作声地继续着手头的工作，甚至连头也没有回。

——姐姐说想在这里好好休息一下。

以为孝正没有听见，美贵再一次走到父亲的身边，重复道。

——果然是逃回来了啊。没什么好跟她说的……

孝正放下手里的工作，停了机器，仍背对着真生冷冷地说。

——算什么意思啊，这……

对于父亲的冷言冷语，真生感到既生气又疑惑，终于忍不住地挤出一句话。

——爸爸你怎么能这么说啊！

——你的梦想也不过就是这样吗！

像是没有听见美贵窘迫的声音一般，孝正回过头走近真生继续说道。

——爸爸，够了吧。姐姐因为好不容易得到的常规节目结束了，心里也很不好受。你就不能说点安慰的话吗？！

美贵红着眼，叫声回响在空旷的工厂内。

——累了就逃回家来，还真是养尊处优的大小姐啊。

——好不容易抓住了，为了完成梦想……我也……

说出“好不容易”的真生，声音因为不甘心而颤抖着，却依然不敢抬头看着父亲的脸。

——懒得听你的借口！

——姐，总之先回家吧，那种莫名其妙的话你可别放在心上啊！

虽然对一直向着自己的美贵很抱歉，可真生就算是一秒都不想再继续待下去，她连外套都没有脱就一口气又回到了东京。

虽然也有想要和父亲联络的时候，但每次脑海中都会响起父亲当时所说的话，便迟迟无法拿起电话。

像是给当时的不甘上了发条，真生向着“梦想”拼命地努力。不止是在地方台工作，也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甄选会。但就算一个礼拜只能吃泡面充饥的情况下，也绝对不会再回老家。

直到去年，终于迈出了实现“梦想”的第一步，获得了一档节目。

真生给事务所打了电话，希望能将明后两天的会议取消。

不管如何，在星期五的直播前必须回东京。

晚上八点二十分——快一点的话应该还能赶上回东京的最后一班新干线。

慌忙地将两天份的内衣和化妆品塞进包里，真生心情郁闷地踏出了家门。



一打开玄关的大门，便飘来一股熟悉的，母亲喜欢的白檀香。是从什么时候起光靠气味就能分辨出它的种类来的呢？速见直树心想。

“我回来了。”

直树边小声地说着，边脱下鞋。玄关处鞋柜上摆满了花束，几乎看不见鞋子。

每次看见这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一角，就像是听到母亲在说着“要摆好鞋子”那样，一种无形的压力蔓延在空气中。

“回来了啊，今天真晚呢。”

混合着电视的声响，今年上初二的妹妹由衣说道。

“只晚了一点吧，午饭呢？”

直树走进客厅，冲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妹妹有些粗鲁地问道。

“妈妈出去买东西了，临走前说就吃放在桌子上的三明治，味道还不错哦。”

“哦……”

直树将放在桌子上包着保鲜膜的三明治一盘子全都拿走，又从冰箱里拿出大麦茶，然后迅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怎么就是听不懂我说的话呢！我也是为了爸你好……开什么玩笑，就是因为你总说这些任性的话，妈才会离家出走的！

昨晚，父亲健一和爷爷恭三在电话里争吵的声音再一次回响在耳边。

这几个星期里，隔三差五的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争吵……而母亲却只会以“别放在心上”“好好念书”这样的话搪塞自己。某种如同是被这个家庭排除在外般的孤立感总是困扰着直树。

直树现在是函馆市内某校的高三学生。时至六月，学校也开始正式展开升学志愿指导工作。

时间总是过得那么快，不知不觉已经是下午一点半了。

直树又一次看了眼手中的志愿表，回忆起就在不久前，在教室里和朋友们说的那些话来。

直树住的地方，虽说是在北海道的函馆市，但也并不是什么游人如织的繁华闹市区。而是在要坐上十五分钟的电车才能到的，远离市中心的小镇。就算已经是六月天却还是偶尔感到些许凉意，但六月的阳光与樱花漫开的黄金周相比确实大不相同，有着一份夏日将近的真实感。

放学后，在能听见远方海鸟鸣叫的教室里，直树和三个同学一起讨论着有关升学志愿的事。



——啊——啊，暑假终于就在眼前，要是再不认真念书就真的完蛋了呢。虽然与时尚相关的专业学校入学考试很简单，不过要学常识性的东西实在太麻烦了。

班里最会带动气氛的松永佐知子，坐在靠窗的桌子上抱怨道。

——对了，佐知子，你爸允许你去东京了？

留着又直又黑的长发并且只喜欢扎红色蝴蝶结的黑泽留美，相当惊讶睁大黝黑的眼睛。

——是啊！以租东京亲戚家附近的房子为条件，他终于同意了。我也答应每两天要给家里发短信打电话。

——太好了。向着梦想踏出了一步呢。

留美就像是这事发生在自己身上那样显得相当兴奋。

——去东京也是我自己的决定。说起来亮太准备得怎么样啊？已经决定去料理学校了么？

佐知子将话题抛给了久米亮太。

——还在犹豫中。虽然交上去的志愿表上是写着准备考专业学校，不过，最近我总是在想将来就这样继承家里的定食屋真的好吗？我要不要也去东京作些社会实践啊……

坐在椅子上，一只脚跷在桌子上，看起来有些颓废的亮太，衬衫纽扣开到第二粒，内里穿着红色的T恤，是个看起来有些不良少年味道的高中生。

——噢？真的吗！好啊好啊，到了东京也一起玩吧。

看起来相当高兴的佐知子从桌子上跳下来，站到了亮太的面前。

——就这么决定吧。然后大家一起讨论下有关我的未来规划，怎么样？